



楚辭序

予酷嗜騷未嘗一日

手每值明月下必掃地焚

香坐石上痛飲酒熟讀之

如有淒風苦雨颯颯從四



壁間至聞者莫不愴然悲
心生焉竊論孔公刪後詩
亾能變詩而足以存詩者
惟是其辭麗以則其情悽
以婉至美人夢寐一篇三

致其思自有一種涕泣無
從令血化碧於九原而天
地震驚之意詩可以怨信
然宋景而下莫及也况乎
相如以浮辭媚主上雄爲

莽大夫而復反其意以自
文過儻屈氏有鬼必執罪
而問之是尚得僉稱歟若
夫原情闡旨則太史公猶
未相知也下而班固顏之

推之徒烏足置喙焉有淡
獨契惟畱此朽墨數行與
汨羅一片悠悠映對千古
耳柰之何世復乏佳刻殊
晦厥意王逸洪興祖二家

訓詁僅詳會意處不無遺
譏惟紫陽朱子註甚得所
解原其始意似亦欲與六
經諸書並垂不朽惜其明
晦相半故余敢參古今名

家評暨家傳李長吉桑民
懌未刻本裁以臆說謀若
剗劂氏僉曰可庶貽茲來
世以見予與原爲千古同
調獨有感於斯文云于嘗

歲次丙寅天啓六年冬十
一月殺青廼竟

石林山人蔣之翘楚樾撰



楚辭序

予嘗序馮氏刻五石師騷注以
所以論騷者志大繁詳矣之且
謂為楚辭世以騷名家負場
達用世之才而不逞是誠騷中
人也出年十五時便從予大人

野鴻公棗糲入楚躡喬步衡岳
浮洞庭探雲夢九疑三湘七澤
之勝已而謁三閩家廟咨嘆快
慕詩以弔焉迄今七年于茲茲
寤如旅負詠自放彷徨林澤有
適是三閩行徑醉後時設几灌

酒漿車雜騫經于上跪而泣曰
嗟乎子古來惟先生與其某同
調也遂閉戶沈水沉杓釗嚼卷
上昕夕披雜騫在玉朱考亭
集注參以詠家之評上自泮觀
以及國朝凡百名流為一

云一字之似荒謬者予者無不
蒐羅而備輯之甚至誣與評
而載之未詳者君必考諸他書
裁之獨見為併詳之外且諫嗚
諸此考亭之所刪也君以臣原
本所載另立二卷為附覽以存

之國朝騷賦後語所未及錄
也君又傍按意問一為編次之
標引之下之義詩義論以不
傳義外傳義傳贊義祭文
哀文等篇猶君可以相折衷
處志悉錄而附之楚禘以可

謂勤歎猶之滄海宗大
而江淮河漢之漭漭
并納也洋之純洵騷之
讀此可知楚辭之學以
騷為所載攘詢一既畫
實言之歎淚矣北地而
後且能

紹屈氏之統者表楚辭
歸天石柔北攝提格之
寓生黃沙亨顯于浮梅
檣



楚辭小引

楚辭一書蔣氏世藏多秘本若李長吉者爲最奇予先文憲嘗與漁石公構錄之手記數字于後曰洪武十年秋八月濂得此于樵李蔣徵君家徵君名翬字飛卿號漁石重之不啻爲波斯木難其本今日猶在予久謀刻不果亦從不識楚稗面今年始獲訂交楚稗正謀刻楚辭遍覓諸家之評予因持李本以示

始不知漁石公爲楚穉先也楚穉曰此予世藏之秘汝何從來已閱先文憲跋又曰上三百年有文憲公與先漁石構錄今不期而予與君又若符遇誠希覯也可不作一言以紀之乎遂書此昔丙寅夏且朔社弟宋瑛撰



楚辭集註原序

宋朱熹撰

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起通號楚辭大氏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

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技淚謳唵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不復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

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龐加彙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我知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

與俗人言哉

楚辭凡例

一楚辭刻本稱良者近代多白文多王逸章句甚至
有偽張伯起纂註中間脫畧多誤評僅數家猶真
偽相半又語溪陸氏疏周氏別註並行皆拾昔人
之剩意以爲新語與正文不合小玼原意予深憾
之用校朱子集註彙參古今諸各公評計七十二
家以合梓焉

一內參李長吉秘本唐藝文志不載想當時亦未曾
刻行元至正間我十七世祖漁石公遊金陵偶見

賣館者擔頭有殘書數卷取視之則唐本河嶽英
靈集及楚辭在焉楚辭前缺首張後自招隱以下
皆朽濫不可讀但中有硃評數則最佳且筆法奇
絕初不以爲長吉筆也及見天問後評有文章何
處哭秋風句又招魂後評有願携漢戟招書鬼句
始知其爲長吉而益重焉傳七世真蹟爲里人姚
公綬搆去惜哉家藏僅重錄一帙留至今日耳此
希世之珍宜獨拈刻柰旣殘缺不完姑隨例採入
評林中事載蔣氏家乘

一內參采民樸焦弱疾評皆未刻

一楊雄反騷朱子另附八卷之外今按此文旣與屈
氏稱戈矛且又爲後語所錄何必重揭于前

一賈誼吊屈原鵬賦二篇朱子旣入楚辭是宜刪去
後語者

一諸家評雖廣于羅輯然必與騷旨合者錄之

一評係一部大旨者錄以冠首係一篇大旨者錄于
篇末而每段精警處則照諸家標揭于上

一司馬子長傳沈下賢外傳顏延年祭文李宏父傳

贊許穎陽論及予哀文與諸家吊古讀騷詩皆表
屈子之忠而悲其遇者也悉列于前

一後語朱子所輯僅于其代而止予用彙錄我
諸家所作續以廣焉

一批點有字法奇者則○盡字句法奇者則○盡句
其議論手筆絕佳者則連用○○○盡段次者連
用、、、至于句法僅調達者則讀○次者讀、
或着神點睛處則用△或着神照應而神情飛動
處則連用△△△若段落分截此拘儒之陋習故

槩不用橫抹如十

檇李蔣之翹識

屈原傳

漢司馬遷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矍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

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項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

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
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
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
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
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

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
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
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
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
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
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
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

辭見四卷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

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

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
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
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
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撰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
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
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
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
離騷倚耒號泣于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
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
樂歌以樂神詞甚俚原因棲玉筍山作九歌托以風諫

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
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
靈琦瑋僂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
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
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栢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
以自適王逼逐之于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
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
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
忽見一人白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

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
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糉并帶絲葉皆
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
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
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
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嬃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
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
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
散故鬻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于江潭

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祭屈原文

宋顏延之撰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
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迺
遣戶曹掾某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曰蘭薰而摧
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
風怠時飛霜急節羸芊構紛昭懷不端謀析儀尚貞茂
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
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歆瞻羅思越

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屈原傳贊

明李贄撰

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
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
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
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
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
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
謂與

屈原論

明許 國撰

宗臣之於國也義有所不可去而於君也情有所不能
忘是故忠憤所激而以身殉之君子可以諒其志矣今
夫臣孰無心於國然危不入亂不居宗臣憂國爲不若
是忽也何也義與國相爲休戚故也亦孰無心於君然
合則從違則去宗臣愛君爲不若是忍也何也情與君
相爲存亡故也吾有愛君之情而君終不可與悟吾有
憂國之義而國終不可與圖將視其君之顛隕國之昏

墊日滔滔焉淪胥以敗而莫之或援此其心固不能以
一朝居也是故周旋瞻顧感激悲憤捐生以明其志齊
志以行其忠而有所弗恤予讀太史公列傳感屈子沉
江之事未嘗不泫然而悲也曰嗟乎其義重其情深其
宗臣存君興國之志乎是固一道也而非其心之所欲
也推屈子之心豈不欲畢力自靖臣主俱榮吾身無流
放之禍而國家陰受其福哉不得已而至於自沉其爲
志亦戚矣世之論者曰人臣事君進退惟命是故適遭
其窮而幽憂沒世者爲懟欲潔其名而暴揚君過者爲

悻不忍一朝之憤而自經於溝瀆者爲諒彼沉江者對
耶悻耶諒耶予則以爲論屈子之行者當觀諸其志觀
屈子之志者莫辨於離騷夫離騷者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史謂其瞻顧宗國係心懷王其
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噫斯可以
觀志矣使屈子之志果爲夫身之黜乎名之辱乎爵位
之失乎則以爲懟可也悻可也諒亦可也使誠出於存
君而興國也雖自沉庸何傷論者又曰夫不得于其君
古之人有安之者矣不懷於其國古之人有去之者矣

而奚必於江之沉也予則以爲情有可安者必其無係于君之存亾者也如有係于君之存亾則不能矣義有可去者必其無關於國之休戚者也如有關於國之休戚則不能矣屈子固宗臣也以宗臣而視其國則楚非獨國也亦其家也以宗臣而視其君則懷非獨君也亦其親也親不可忘家不可去屈子處此亦有死而已矣方其事懷王爲左徒也入則圖議政事出則接遇賓客當是時王苟傾心信任終始無二上資以弼亮不將爲濟川之舟楫乎下資以表率不將爲迴瀾之砥柱乎內

資以輯和外資以修睦不將起國家之陷溺而登之平成乎夫何憲令方成疎斥隨至上官之讒一人而君心蔽于蘭之說載行而國事非卒之商闕餌而齊好絕武關會而秦盟寒楚懷卒以不歸楚國卒以不振君子謂楚之亾也不在負芻爲虜之時而已在靈均被譖之日雖其愛君憂國惓惓焉不忘欲返終亦且柰之何吾聞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亾賢者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爲屈子者蓋曰吾身之黜陟不足恤也而皇途何忍其傾危也吾名之榮辱不足恤也而宗室何忍其蕩

覆也吾爵位之得失不足恤也而方城千里何忍其一
朝陸沉也顧欲起而挽之則不在其位欲匡而諍之則
人不吾信惴惴乎若隕於淵若憑于河罔知攸濟悲夫
悲夫楚之爲壑而亂亾之無日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將爲北風之同歸義旣不可以決
去將爲考槃之獨寤情又不能以遽忘是故慨重華之
難晤睠故都而增傷甘懷沙以自沉依鼓咸之遺則所
謂濯淖污泥之中而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謂瑾
瑜比潔日月爭光可也吾固曰君子可以諒其志矣而

論者又曰夫爲臣不用則亦已矣而殉之以身不已過
乎且使人皆以身殉其忠君誰與其國者予又以爲論
道者要諸中庸而取人者觀其大節是故子之事父固
不必殺身以爲孝也而申生之待烹不害其爲孝子婦
之事夫固不必殺身以爲貞也而齊女之待溺不害其
爲貞婦臣之事君亦不必殺身以爲忠也而三閭大夫
之自投汨羅不害其爲忠臣先儒有言屈原之忠忠而
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夫爲臣而誠忠焉雖過
庸何傷乎苟無屈子之忠而徒議屈子之過此又與于

不臣之甚者也嗟夫屈子在矣至今精白之志尚與江
流而俱存曠世而下猶有吊湘纍而興悲過長沙而垂
涕如賈誼司馬遷者忠義之感人也如是然吾觀遷之
贊曰以彼才游諸侯何國不容是不知宗臣無去國之
義也諡之賦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是不
知宗臣無忘君之情也夫以屈子之志遷諡猶未之知
况其他乎無惑乎論者哢哢以爲諒爲悻爲懟而不知
其愛君憂國之惓惓亦可悲矣雖然同一沉江也在屈
原則以爲過於忠在伍員則以爲病於哲何哉伍員見
幾不明而鴟夷之禍固其所自取屈原瞻懷不忘而汨
羅之投乃其所自安故伍子之沉君也而其咎在已屈
子之沉已也而其咎在君人臣不幸遭變而至於以身
殉焉者予以爲有屈子之志則可苟無屈子之志是則
伍員而已矣

哀屈原文

明蔣之翹撰

蔣生既放見昔人有蒙讒而抑鬱者必咨嗟太息拔劍擊柱若爲怨若爲惜若爲憤焉一夕檢得離騷載涕載讀數過迺奉其書於几上列籩豆菹醢舉觴灌酒漿再拜而泣曰嗟乎先生逢時不辰而至于斯也先生心事大約見于筆墨中若夫懷沙之賦猶令人讀之一字一淚如入秋塚殘莽蕭瑟而聞饑蛩泣雨之聲先生乎抑何哀怨若是乎先生居千百世之上蔣生居千百世之

下先生亦知有蔣生乎蔣生願哇肺腸以白于先生先生爲楚同姓掌三閭之職王圖國事出號令必與先生謀之先生可爲知遇矣若蔣生則懷竒莫試一命不辱沉埋草莽何異敝帚之捐道旁先生以爲何如先生嘗爲憲令上官大夫欲奪不與讒先生于王先生之讒猶以不與故也若蔣生則傲骨自挫雖見庸孺鄙夫莫不低眉執敬而庸孺鄙夫必謂憎百出先生以爲何如先生爲怨于令尹子蘭子蘭怒使上官復短于王王遷先生于江南是先生猶涉于世故爲世顛倒也若蔣生則

閉戶著書經年足不入市自以可免于辱適爲宵小射影陰陷入彀幾濱于危先生以爲何如先生固不幸蔣生尤大不幸于先生也先生有知其何以慰蔣生耶先生視蔣生何如人亦寥廓士也以寥廓之士負不洒之冤清夜自憶能不欲蹈先生遺風葬於江魚腹乎特以父母老矣兄弟寡矣死之不可得矣然剩此餘生以供嘒嘒吠聲吠影之流又何堪哉又何堪哉嗟乎蔣生亦逢時不辰而至於斯也倘天易蔣生于先生地蔣生且以爲喜易先生于蔣生地則先生不知何極爰有一言

敬弔先生辭曰湘山沉兮湘水寒泣山鬼兮笑江蘭星
落如雨兮愁雲漫靈均沉兮俠骨殘湘夫人兮遺琅玕
雲中君兮淚不乾賈誼弔兮楊雄反何如蔣生兮勸爾
且盡葡萄琰瑰之來兮不來忽翠輦兮縈旌開玉衣霞
裾兮冠崔嵬女須揚靈兮宋玉嘯江魚立兮啣骨叫碧
血燐兮水底照霧橫迷兮草芊芊文章雖綺兮粉空蠹
而誰憐自君騷破兮汨羅三尺之天英雄孰不落寞兮
羗不見夫窮年

吊屈原詩

古風

唐李 白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菘菹盈高門比
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戀女嬃空嬋娟彭咸
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南楚懷古

唐劉長卿

南國久蕪沒我來空鬱陶君看章華宮處處生蓬蒿但
見陵與谷豈知賢與豪精魂托古木寶劍捐江臯荷棹
下晴景回風隨晚濤碧雲暮寥落湖上秋天高往事那

堪問此心徒自勞，獨餘湘水上。千載聞離騷。

汨羅潭

明王叔承

楚山迸斷楚水寒，靈均死作青琅玕。酒星西墮吊冤鬼，白雲亂點秋江蘭。蘭花嬌掇湘夫人，竹枝細奏雲中君。吳鉤拂潭潭噴雪，碧空孤鴈流斜曛。衡岳爲几洞庭爲杯，羞鵬釀海三酌楚才霞。開薜荔夢欲落，月出芙蓉鬼忽來。鸞車翠旌颯如雨，星冠玉衣姣猶女。女嬃申申宋玉悲，慘澹離騷映江渚。含愁投我辛夷簪，北斗迴杓振南呂。蒼梧冥冥帝何許，鬼火青青髑髏語。

沅水驛懷古

明何景明

江上西風起，蕭條暮雨頻。山樓連堞壘，郡路入荆榛。懷古過沅水，悲秋吊楚臣。芷香堪採掇，思寄日邊人。

謁三閭廟

明蔣之翘

沙飛水廟接疎墩，寂寞停舟吊楚魂。江斷夕陽沉汨渚，雨蕪秋色沒東門。從來孤怨憑天問，此日相憐獨我存。拜罷不勝懷古恨，隔林山鬼嘯聲繁。

吊屈原

明宋瑛

汨羅一片白雲深，吊古長懷舊楚臣。騷骨尚埋魚腹冷，

離魂猶徹漢江貧
蘭香帶露啼寒玉
木落隨風點碧燐
流水悠悠人不見
空餘漁吹亂湘濱

三閭廟

唐戴叔倫

沅湘流不盡
屈子怨何深
日暮秋風起
蕭蕭楓樹林

午日吊屈原

明鄒維璉

吊古人何處
虛傳午日舟
懷沙千古恨
不盡楚江流

其二

殷社將墟日
微箕柰若何
江流先葬骨
麥秀不興歌

觀蔣漁石家藏唐本李賀楚辭
元楊維禎

千秋騷骨有誰論
三徑遺文欲斷魂
墨灑琳琅最奇絕
不勝哀怨屬王孫

月夜讀懷沙賦

明蔣之華

懷沙讀半動悲歌
魚腹孤墳恨汨羅
搔首問天魂欲絕
一庭秋玉泣空波

讀騷

明陸 鈿

讀罷離騷眼欲枯
老魚吞怨楚魂孤
賈生過吊空橫涕
幾見宗臣去舊都

評楚辭姓氏

司馬遷

班固

劉向

楊雄

王逸

曹丕

顏之推

顏延之

蕭統

沈約

江淹

庾信

劉勰

鍾嶸

李白

韓愈

李賀

柳宗元

杜牧

顏籀

劉知幾

賈島

皮日休

洪興祖

蘇軾

朱熹

祝堯

高似孫

汪彥章

陳傅已

劉辰翁

嚴羽

葉盛

李塗

王應麟

姚寬

張銳

洪邁

樓昉

蔣暉

桑悅 何孟春 馮觀 胡應麟 朱應麒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王廷相 茅坤
楊慎 許國 王世貞 劉鳳 張鳳翼
李贄 孫鑛 李廷機 馮夢禎 黃汝亨
焦竑 陳深 張鶴 陳繼儒 鍾惺
黃道周 蔣之華 蔣之翹 陸鈿 宋瑛
陳山毓 陸時雍

楚辭總評

司馬遷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管西伯
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尼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不
韋遷蜀世傳呂覓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
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也

又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
班固曰離騷文辭雅麗爲詞賦之宗

楊雄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及曹丕曰優游緩節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

蕭統曰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潭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

作

沈約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又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各相慕習原其騷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

不極

庾信曰屈平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代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前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

劉勰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涅

而不淄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已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嘆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

未覈者也將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
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
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
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嘆君門之九
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于托
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
也康回傾地夷羿蔽天一夫九首土伯三足譎怪
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
也士女雜座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

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
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
楚辭者體憲于三代而風雅于戰國乃雅頌之博
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
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
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
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
往之才故能氣往轍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
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

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于長卿假寵于子淵矣

李白曰屈宋長逝無堪與言

韓愈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嚴謹左氏浮誇易法而奇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杜牧曰騷之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辭時有以激

發人意

賈島曰騷者愁也始乎屈原爲君昏亂時寵乎讒佞之臣含忠抱素進於逆耳之諫君暗不納放之湘南遂爲離騷以香草比君子以美人喻其君乃變風而入其騷刺之貴正其風而歸于化也

劉知幾曰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亾是知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諂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

不虛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董狐俱稱良直者矣

皮日休曰屈原旣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辯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摭而爲之若九辯九懷九嘆九思其清怨素豔幽快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一羽者也

蘇軾曰楚辭前無古後無今

又曰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洪興祖曰梁蕭統作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之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去取未必當也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無復惻隱古詩之義故楊子雲有曲終奏雅之譏而統乃以屈子與後世詞人同日而論其識如此則其文可知矣

朱熹曰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樣

又曰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祝堯曰騷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楚乃有騷何耶愚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五十國之先旣而楚狂鳳兮之歌滄浪孺子清兮濁兮之歌莫不發情止義有動吾夫子之聽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雖世號楚辭然賦之義實多焉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原意故能賦者要當熟復於此則二南之意可復見于今矣

又曰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

義辭麗而義可則也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于淫蕩矣

高似孫曰士之有所激而奮者極天地古今之變動山川草木之情狀人物知愚賢否是非邪正之銷長有觸於吾心有干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往往出於危激哀傷之餘而其氣有不可過者舉天地今古山川草木人物盛衰之變皆不足以敵之嗚呼此屈原賈誼之所爲者乎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

分

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李塗曰楚辭氣最悲

葉盛曰離騷源流于六義興遠而情逾親意切而辭不迫

蔣翬曰詩文有不從楚辭出者縱傳弗貴也能于楚

辭出者愈翫愈佳如太史公文李太白李長吉詩是也

何孟春曰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始多其詞雖淡漫而詩人敦厚溫柔之意猶有存者

又曰古今文章擅奇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莊生之文以玄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戰國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憤而奇班孟堅之文以整而奇

姜南曰屈原與楚同姓其愛君憂國之忠之死不變

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讀其書傷其志而敬其人也而賈誼吊之則曰歷九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故都而太史公因之以立論此非原之志也蘇頲濱之言似得之矣

又曰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司馬遷周之言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于尚書春秋

李夢陽曰史稱班馬班實不如馬賦稱屈宋宋實不

如屈屈與馬二人皆渾渾噩噩如長江大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者也

何景明日遜國臣有雪庵和尚者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未已又讀讀終卷迺已衆莫測其云何嗚呼若此人者其心有與屈大夫同抱隱痛者矣

又曰經亾而騷作騷亾而賦作賦亾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茅坤曰孔子刪詩自小弁之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作並列之以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哀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

朱應麒曰楚辭皆以寫其憤懣無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讀者猶爲感傷如入虛墓而聞秋蟲之吟莫不容嗟嘆息泣下沾襟

王世貞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至刪詩則不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頌重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韋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筭妖淫之俗蟬緩其文而侏馱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

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以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

又曰三閭家言忠愛隄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乎

又曰離騷每令人覽之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歔又三復之涕泣俱下情事欲絕

又曰雜而不亂復而不厭其所以爲屈乎麗而不
俳放而有致其所以爲長卿乎子雲雖有剽模尚
少谿逕班張而下愈博愈晦愈下

劉鳳曰詞賦之有屈子猶觀游之有逢閩縱適之有
溟海也

胡應麟曰離騷風雅之衍詞賦之祖也

孫鑛曰自古文章家不掩其情質者屈子一人

又曰古文之必傳者如雲蒸霞蔚石皴波紋極平
常極變幻却自然天成不可模倣若可做者定非

至文賈生小山得騷之意而自出機杼者也以後
倣之愈似去之愈遠紫陽作集註芟去諫懷歎思
四篇極是

陳深曰離騷變風之遺也與比賦錯出成章驟讀似
未易瞭細玩井然有理

黃汝亨曰儒家譚文則莊騷並稱云間或以莊生浩
蕩自恣詭於大道其言多洸洋幻眇不可訓屈騷
所稱古連類與經傳不合小疵風雅總之文生於
情莊生游世之外故清濁一流醉醒同狀寄幻於

寰中標旨於象先而屈子以其獨清獨醒之意沈
世之內殷憂君上憤懣溷濁六合之大萬類之廣
耳目之所覽覩上極蒼蒼下極林林催心裂腸無
之非是辟之深秋永夜淒風苦雨鬱結於氣宣壘
於聲皆化工殿豈文人雕刻之末技詞家模擬之
豔詞哉馬遷讀莊生書而歸之寓言此可與言騷
也已宋玉而下有其才而非其情賈誼有其情而
非其才諠之泣以死也又其甚者也亦猶晉人者
之嫉物輕世也莊之流也相如因緣得意媚於主

上所爲于虛大人之篇都麗寥廓乏於深婉其情
可知矣道不同不相爲謀嗚呼此反騷之所以作
也儒者探易之幽而參於莊諷詩之深而參於騷
參於莊可以羣參於騷可以怨其庶幾矣乎

陳繼儒曰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
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者毗於陰故離騷孤沉
而深往樂者毗於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
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言語無端

又曰王莽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黃道周曰屈宋而下以至班揚左馬之流而及張蔡
解谷之竹遞宣楚澤之藍互禱莫不鏗其鉅響樹
爲弘標

陳山毓曰以文緯情用物彰志雅奧婉至多風而可
釋詩人之沉摯楚臣之堂奧也

蔣之華曰宗臣之忠于國而稱于世者莫過三仁而
原最後出不與焉夫原非楚之宗臣乎事蹟抑異
于三仁乎獨出處不嬰其時而宏才大志雅操貞

忠僅見託于離騷之一班耳柰何論者或傷其志
或過其忠或咎其矯或徒羨其文章或又嫌其汲
于用世此皆不得原之心也嗟夫彼原抱嘉猷賈
鴻術以事懷襄圖議國政使王舉國聽之將不爲
伊周乎管晏之業不足語矣何王信讒見疏漸至
逼逐原之素志竟不知發洩何地將據忠一諫得
剖心殿陛不失爲比干而君顏不可望將去此故
都完身草莽不失爲微子而宗國其永懷將伴狂
朝市悲歌浩嘆不失爲箕子則慮指爲廢人而卒

不見用憂心孔棘若之何而後可耶不得已而一腔熱血灑之爲腐墨數行故今之讀其詞者但當悲其志哀其遇歔歔再四泣下可也

陸時雍曰風雅旣湮離騷繼作人取而經之騷誠可經也詩以持人道之窮者也愛君憂國顯忠斥佞騷曷爲不可經哉得聖經存無聖經亡十五風不折衷於孔氏之門其或存或亡亦久矣騷之存而不沒騷自足於存世也或曰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足稱耳然則謂騷不經謂騷之不止於禮義謂

騷之不止於禮義則謂愛君憂國顯忠斥佞之非禮義也非持世之論也欲尊經而經亾寬於古昔嚴於來茲亦非聖人意也

又曰離騷變風爲歌瓌異詭禰上自谷風小弁之所不覩厲言顛規溫言顛諷窳言顛訴狂言顛號聆其音均可當浪浪之致焉要一發於忠愛雖激昂憤懣世莫得而訾也處末世事闇君賈鞅罹禍心雖無疵君子有遺議焉觀離騷之辭推原所以婉變於君者可幸無罪而媵衷弗答怨日以深太

史公讀其辭而嗚咽慨涕有以也

又曰詩道雍容騷人悽惋讀其詞如逐客放臣羈人嫠婦當新秋葦序荒榻幽燈坐冷風淒雨中隱隱令人腸斷昔人謂痛飲讀離騷酒以敵愁騷以起思溫涼並服差足當耳

又曰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婉轉深至情弗及也嬋娟嫵媚致弗及也古則彞鼎秀則芙蓉色弗及也所及者亦三氣清骨峻語渾清則寒潭千尺峻則華嶽削成渾則和璧在函雙南出範

宋瑛曰左氏羽翼春秋屈氏羽翼風雅一也是以離騷作詩傳

陸佃曰謂楚辭語多亂多複多不經非也熱中展轉自不覺語言無端而至於此

又曰名家詩與楚騷一派者僅五人唐李太白得騷之情杜子美得騷之志李長吉得騷之骨若明則李獻吉得騷之氣蔣楚稗得騷之神

蔣之翹曰予讀楚辭觀其悲壯處似高漸離擊筑荆卿和歌於市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悽惋

處似窮旅相思當西風夜雨之際哀蛩叫濕殘燈
照愁幽奇處似入山徑無人但聞猩啼蛇嘯木魅
山鬼習人語來向人拜豔逸處似美人走馬玉鞭
珠勒披錦繡佩琳琅對春風唱一曲楊白花仙韻
處似王子晉騎白鶴駐緱山最高峯吹玉笙作鳳
鳴揮手謝時人人皆可望不可到

